

才

文	待	
縣中	伊	滋
二	一	二
學	縣	滋
校	中	賀

号

栗園餘業

下

9175  
377  
Vols. 1

彦根  
立中  
校印

栗園餘稿卷之下

男彝編輯

代三浦文弢与久米洞策誠酌酒書

渙頓首。僕与足下。親則通家。家則咫尺。當源二往來。以結歡。然而匝月。不過一再見。不亦太濶乎。但太濶至此者。咎在僕不往。而所以使僕不欲往者。實由足下何也。足下平日。謙卑自牧。又處事周詳。未嘗有遺脫。是可嘉尚也。獨其飲酒無度。醉則瞋目罵人。恣傲乖僻。顛倒是非。昏二憤二。不分晝夜。却自命以酒仙。

拙堂云頂瀾字  
下一轉語筆勢  
兼詳  
士恭云曲折妙  
又云格門下亦  
有一人形容宛  
然在目

人皆厭惡之。不敢較。蓋非不能較。以其不足較也。足下以其不較。誤以為不能較。驕橫滋甚。是僕之所不欲往也。且足下何譙我醒而不遜於醉。取問醒而譙者。偽耶。醉而不遜者。真耶。僕竊惑焉。夫酒之為物。所以合歡者也。今足下則非合歡。曰以發怒。記曰。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節酒禍也。僕以為不得醉云者。非不醉之謂也。雖醉而克守禮不失之謂也。足下醉醜。僕未嘗見其一拜。可謂無禮矣。雖然。此猶可恕。至於其不可恕者。則

足下以醫食祿。要當敬其業。以思報効。而反與處士散人。同放縱快適於繩尺之外。是大不可也。且君之賜祿。為使療病也。儻君一旦有病。名足下。足下酣醉。誤治。假令以死謝罪。不可贖。况曠職負息。不忠之名。永不漸滅。於足下安乎。僕又聞之。巷說足下或乘醉出診病人。必使出酒。縱飲。拂嗽。倒而後止。不知有諸醫者。飲酒於病家。古人所禁。蓋醉中精神困亂。手顫眼眩。自望聞問切。以至處劑。一失其方法。不可復救。此豈足下之所未知耶。尊椿在時。深憂足下酒。酒屢

謀之傑。傑謹躡其心痛實刺骨。當時傑雖不敢顯諫。微詞風曉。足下褒如克耳。竟使尊椿歎恨入地。足下以為孝乎。不孝乎。足下不能節之於其生前。宜節之於死後。以慰其靈。否則尊椿必不瞑矣。昔者庾亮。其父嘗誡以酒。父亡。每醉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時人謂之度異行。又陶士行。每飲酒有定限。佐吏勸更少進。士行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又蔡文忠。倅濟州。每日輒醉。賈存道作詩喻之。末云。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

士恭云前段非  
不痛切摩壘舉  
旗實在此段

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身不敢醉。斯三人者。為父母與君而節酒如此。足下視三人。不少愧於心乎。傑竊謂足下雖好飲酒。然其量實小矣。非有康成三百杯。淳于一石之量。徒假酒以為豪具耳。故至醉中趣斷。不辭之。何足謂酒仙。朱子不言乎。勿飲過量之酒。足下年已四十矣。傑忍飲過量之酒。卒得病以虧辱父母之遺體也。傳曰。過則勿憚。改自今以後。足下決然改轍。時相往來。淺酌合歡。不亦善乎。傑觀足下為人才。銳術精持。為酒所累。未與人之厭惡。白璧微瑕。

洵為可惜也。故冒進警言如此。萬一利於下之行。則幸聽用焉。脫猶濡首。翔藥楸。髯軒者罵僕曰。何物醒者。敢向酒仙前吐妄言。則僕忝忝之何已。漢白。拙堂曰。一擒一縱。誠諭懇到。言出肺腑。雖暴人不得不聽。况親友乎。

士恭曰。何地無酗酒人。可贈以漢文者。自是昏中。明三憤中。昭三以是人而讀。是文吾知。宿疾之必霍也。的證下藥。苦口刺腸。可玩酒誥。纂疏。

示義子彞書

讀書者本欲知道也。讀而知道矣。書則芻狗耳。以此意而讀焉。謂之實讀。否則為徒讀。余平日持論如此。雖頗涉武斷。庶可以警醒徒讀者。且徒讀之與實讀。相判於其人貧富。不可不知也。有二人於此。其一人則饒於財。多購異書奇籍。冬日擁爐。夜則燈光熒。衣輕裘。飽膏粱。睡魔揮揄。雖讀於所謂道。嘗然無辨。知豈非徒讀乎。其一人則貧窶。不能購書。就人借讀。燈暗爐冷。敝衣菲食。而神氣傑旺。努力匪懈。遂得知

士恭云此篇文法蓋自孟子奕秋來

道之精微豈非實讀乎。是知富不期驕貧不必戚嘗  
艱茹苦果能玉成人也。余養汝為子十六年于茲其  
間媿三誘掖唯恐不及汝亦遵訓不悖以故業大進  
余喜而不寐曰寧馨兒必克繼箕裘然近者汝銳意  
欲遊歷余甚有不釋於懷者今一二為汝指迷未知  
果為霧海盤鍼否汝以儒學見習夙賜餼廩衣食豐  
裕冬則熾炭烘足盞油不乏已煖且飽視之貧學士  
其苦樂何啻天淵余切恐享此介福於少壯之時則  
既老之後福棄汝而去也昔者方崖趙公髫年夜讀

士恭云讀書必  
正襟端坐如倚  
壺檠枕讀與不  
讀等

士恭云世臣遊  
歷是遊世君子  
弟遊歷是遊父  
兄遊世君師前  
遺其人可以履  
之矣  
又云故藩人士  
唯格木嘗一日  
遊學亦未為  
之少

用炭烘足其祖次山公責之曰少年時習勤苦胡不  
能耐寒耶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  
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方崖書諸紳奉為格言事  
出感應編亦汝所知也而嘗艱茹苦未必在負笈遊  
歷而在閉戶研精也蓋遊歷雖如蓬蓬孤志然怗惕  
歲月所得不多今時遊歷生動輒吐大言曰吾足跡  
徧海內吾胸中藏名山大川傲然以司馬子長自居  
取其文讀之則無瑰奇絕特足以驚人者徒假遊歷  
以哺啜也可憫可笑往歲汝亦遊近畿所獲皆燕石

士恭云舍經術而專攻詩文亦徒持徒文徒作徒勞不可無猛省焉

未嘗獲驪珠今欲復踵前轍何也其意蓋謂吾生長於水口未嘗到遠方往為國人所侮故將廣遊海內而歸使人刮目相見也夫人刮目見汝非由遠遊與否願涵養何如耳修德練性不汙於毀譽在儒者尤所當務也况侮汝者皆齷齪俗士固不足以置齒牙間也汝平日非不用力於聖經但專施之文詩則工夫稍薄此弊不革恐實踐之功不能勝浮華之習自今發憤把六經循環熟讀超詣道間則萬人推奉不啻不侮汝即不能然縱令腹習古今筆掞天

士恭云既勸以讀經入處其廢詩文一蛇兩頭不似索翁平生其用意周詳蓋自尚書金縢求

漢是離蟲小技無足取者雖然博學作文章固儒者之職分斷非可廢唯恐尋龍不得穴買鑽逐珠屠赤水曰博反溺心聞見愈多心光愈散讀書而不知道也斯說極有味汝其思之哉勿以余言為河漢也韜庵曰言論多中近日新進病患不獨為令嗣發當人三服用以充藥石而已士恭曰諸文皆不尋常唯是篇懇惻大是尋常正其極不尋常處

有海則不能無波有波又不能無聲但其聲之與擊  
 鼓相似焉者為伊勢白子浦浦以鼓名為之故也余  
 聞其名久憾未得遊其地而聞其聲適宮原生從白  
 子來執贄于余門乃携同行宿其家時三月一蒙也  
 翌日命生導至其浦倚松傾耳以聽鼓聲是日靈雨  
 始霽而陰雲未舉海色冥冥舟帆無影風浪怒沸絕  
 不與鼓類余意不樂也促生乃歸已入夜就寢夢聞  
 波聲果鼓矣始而舒終而疾評者條暢吉行之疊也

遊鼓浦記

有海則不能無波有波又不能無聲但其聲之與擊  
 鼓相似焉者為伊勢白子浦浦以鼓名為之故也余  
 聞其名久憾未得遊其地而聞其聲適宮原生從白  
 子來執贄于余門乃携同行宿其家時三月一蒙也  
 翌日命生導至其浦倚松傾耳以聽鼓聲是日靈雨  
 始霽而陰雲未舉海色冥冥舟帆無影風浪怒沸絕  
 不與鼓類余意不樂也促生乃歸已入夜就寢夢聞  
 波聲果鼓矣始而舒終而疾評者條暢吉行之疊也

翰卷云是以無  
為有手段



蕭庵云吾兄文  
字每妙於形容

疾者嘒殺軍行之樞也。少焉樞變為疊。二變為樞如  
珠玉落盤。如鐵騎往來。鏗鞳鏗鏘。窮渺清越。或繁或  
稀。錯雜而出。又有如弦匏笙簧。以助其曲調者。而若  
濤聲使之然也。俄然覺餘音猶在耳。可謂奇矣。嗚呼。  
余聞此聲也。不於寤而於夢。不在晝而在夜。何耶。蓋  
海若陽侯欲得余文記之。當夜間人定。睡中心靜之  
時。故鼓波濤以使聞之歟。抑亦偶然歟。記以問海若。  
拙堂曰。中寫濤聲。筆有化工。

士恭曰。鼓聲在咫尺間。使翁先聽而記之。宮原生

不為無罪於我也。

○蝙蝠說

蝙蝠非鳥也。而有羽毛爪牙。能飛揚空中。亦與鳥同。然甚畏鳥鷲。故晝則伏匿于瓦簷間。而不取出。暮煙始生。乃出食蚊蚋。以充飢。一夕飛至一村。四顧蕭然。不聞百鳥之聲。於是張爪鼓翅。掀鬚振尾。翱翔林木間。自以為鳥矣。嗚呼。世之學士。偏見獨識。未能窺大道之極。摯。故以大儒自居。殆有似蝙蝠者。余才學膚淺。百不若人。叨教授之職。常恐或守蝙蝠之見。取笑于世也。因作此說。以自警。庶幾不陷於無佛處。

下

稱尊之陋乎。

拙堂曰：如公鳥也，而以蝙蝠自警，其終成材成德，未可測也。無論戾天之為，其為朝陽之鳴鳥，可期之異日耳。

○立川生墓碣誌

。淫蕩輕薄，違忤庭訓，顛覆家道，使父母戚，不樂者，是為逆子弟。謹慎厚重，善事父母，色養匪懈，是為順子弟。順子弟，人皆願其永年；逆子弟，人皆欲其速死。欲速死而壽，願永年而夭，世多有之。可勝歎哉！立川某，余相知也。嘗携一青年至，曰：是為豚兒，請收於弟子之籍，將以後日而使來學也。余引見之，容貌溫雅，不問而知其為順子弟也。既去數月，不復來，忽接某書，始知其罹疾，以為年少，餌藥必瘳。歲月荏苒，終不起。頃

某來見曰。兒在尋言先生之事不絕口。此非歛慕先生之故歟。然則誌兒墓。非先生則不可。而兒不得先生誌。則必不瞑矣。余泣而諾之。乃誌之曰。生諱政。字帥正。幼喜讀野乘。一過上口。人稱其強記。客歲余訪其家。留宿浹旬。時生疾頗平。出其詩文稿。受點竄。又質問疑義。余視其事。父母唯一奉承。未嘗疾言遽色。以如是之順子弟。而天不永其年。信可謂命矣。然較之達子弟。役生多壽者。何啻天淵。昔者韓退之誌李元賓墓曰。生而不泐。孰謂之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由

此觀之。天不足深悲。壽亦不足以為喜也。生以安政六年四月廿九日沒。年十有九。

○小川生墓碣銘

人心之迷亂莫甚於病苦屯難之際但平日讀書燭  
理然後能處之不迷亂矣雖然自非齒德並長者  
焉能至此其年少而心不迷亂者余獨於小川生見  
之生名某字某藩鑿某子十三喪父父臨沒遺言使  
繼其業生服膺弗敢忘初從余問文字精苦罕以後  
遊京師學鑿於宗琴亭居叟幾得萬疾而歸巖谷某  
為其同門先輩故盡心療之終不起以萬延庚申七  
月十六日沒生之在禱或勸以易醫轉方且使巫禱

神生掉頭曰吾病屬不治禱神無益又何必易醫乃  
遺言其母委曲周詳如老成人識與不識皆惋惜焉  
主為人重遲寘言容貌如愚而自寢疾以至死持心  
牢固一無所迷亂吐之長鬣丈夫橫大刃騎快馬鼻  
尖出火身後生風可驚可懼而一旦得病心志昏憤  
禱神後佛為兒女啼者不啻天淵某等相謀建碣余  
揮淚誌之銘曰

誌墓者誰乃是汝師地下有靈知我心悲

附錄

男彝編輯

讀征韓偉略至 三明公閑山之戰使人想傷  
其英風恭作短歌一闕

閑浦西旂百艘艦 紙旗如雲掩碧空 我公一身都

是膽 飛舸輪劍入其中 殲敵無聲如殄草 輕於胡蝶

猛於熊 岸上有人駐馬見 戰畢向眾嘆且羨 我公

憤戰真所稀 芳山櫻花滾風飛 朝鮮之夜三明公

飛、龜島勝茂見之、後謂人曰、吾嘗欲豐太閑觀櫻花  
表芳野、散落如雪、今日嘉明之戰、有似於此

冬日野遊記所見

黃雲舐地夕陽低。曠野茫茫望欲迷。一路草間翁仲卧。荒祠古木伯勞栖。

冬夜言志

經史鱗攤讀且尋。徇人呼做是書齋。青年已脫頭巾氣。白首未磨金石心。宋代文章推永叔。漢時韜略慕淮陰。君恩陞俸緣精苦。剪盡寒燈坐夜深。

雪日書感

鹽耶絮耶蝶耶花紛飛整。又斜。憑欄眺望知是

小竹曰叙我邦古事自有次第

拙堂云以演文為詩自是變體可喜然少刪之使勁更佳

雪滿眼堆白不見家。興來呼取杯如月。累飲淋漓捲白波。君不見提劍膳臣踏積雪。獨尾扁跡入其穴。刺席奮躍目背裂。白雪變為模糊血。又不見西明行脚太艱難。佐野鄉畔雪湯。投宿貧家無薪炭。剪盡盆梅拒盛寒。又不見機山十六善用兵。從父同攻海野城。時維杪冬氣漂冽。無限風雪壓陳營。城將源心稱勇武。未知孰輸孰是贏。甲人撤軍圖再舉。城中解嚴暮氣生。機山返攻城忽陷。感他韜略何縱橫。又不見勝國梟將姓佐。割據北國馳名播。嘗請援兵赴參

河親齋糗糒。死饑餓。嶺峻雪深失岐路。茫然難辨石  
又左。人馬滾轉如雪球。甲冑與巖相戛磨。又不見加  
藤鬼將軍。膽勇謀略真絕群。征韓之役保蔚山。明兵  
傳城如蚋蟻。將軍一呼士氣旺。鼓聲闐。黑陳雲。緬  
想雪花滿銀鬃。寒冰凝鬚手乏鞭。吾今頤顏著儒服。  
埋頭卷底不出屋。猶能豪氣敵古人。管城隄廢代矢  
箠。

歲晚書懷

急景凋年風物寂。破窓三下獨傾壺。潔身元在為貧

拙堂云豪氣終  
不除

士學道慎休作盜儒。長筵未能除桀黠。短刀何日斬  
姦諛。仰天歎息空書咄。滿腹血誠人識無。盜儒見毛  
梅溪集

。二月十六日細雨綿蠻。不堪寂寞。會有入贈以  
酒。携至隱岐氏。時余微恙。不能繼飲。因招鵜飼  
生。以敵主人戲賦短歌。

蕭。二春雨。宜把杯。有人適送一樽來。携就友廬飲。同  
醉。吐之獨酌興快哉。亡奈吾量止三爵。折簡招得一

小竹云戲作句  
句皆清澹公病  
不多飲所以得  
此佳篇

酒。魁無端兩陣巖相對。默坐無言似銜枚。酒光綠灑  
迸席上。看來凸面金波堆。甲飲乙酬爵未盡。杯行如



小竹云近體中  
藤卷  
恒遠轟谷云是  
投時好詩非子  
臧本色

飛往復回奇正交用風雲變六花八門闔又開怒地  
愁城破無跡愠墨爭得不燼灰量大却笑吏部睡欲  
以步兵為興臺未知酒柄屬誰手玉山不頽夕陽頽

詠石榴花

誰碎珊瑚擲小林朝暎閃爍射濃陰花沾猩血紅將  
滴葉染螺青翠耐斟躑躅比來如妬色海棠纔足作  
知音湘簾影動薰風度惹上蜂鬚似有心

齒痛

蠹牙缺而凹動搖似盪舟欲落猶未落痛與錐刺侔

小竹云苦痛中  
吐此佳詩非平  
日所及詩亦生  
於憂患而死於  
安樂乎

龜谷云一結生  
色

小竹云奇矣

稀粥聊可啜炒豆視如仇支吾十數日飲食不自由  
欲驅口中熱雪水幸貯甌命妻烹新茗幾椀代觥籌  
筆硯在高閣衾枕俱為傳謝絕門前客講習亦放休  
借問齷齪氏曾有此患不

旅館歌有感而作

師如旅館主塾與旅館伍書生在塾者去留輕於羽  
既去途相逢默然似啞鐘不逢乃胡越邈矣絕音容  
相鼠猶有體書生何無禮譬之償飯錢出門恣歷識  
作詩諭書生亦以頌吾行所願長親愛無隱共輸情

拙堂云湖海豪  
氣未除

拙堂云儻亦有  
歲晚一絕其未  
云雅子散動向  
人問睡過幾夕  
是新政与高作  
暗合

雪日即事

朔風旋磨天欲夕。大杯如月呼歡伯。雪花飛入破窓  
中。似与乃公爭潔白。

歲晚書事

妻剪春衣婢掃煤。家翁淺酌舉深杯。兒孫侍側頻相  
問。幾夜睡醒正月來。

